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三十六、雪夜惡鬥

趙三元聽完前事，正在急怒交加，心中恨毒，為恐敵人暗中掩來，不敢發作。正趕往乃妻房中看了一眼，見人未醒，又去趙柱房中察看傷勢，代他揉弄。想抬到陳家去請玉庭醫治，又知此人老眼無花，自己心事瞞他不過，還要被他嗔怪不聽良言才有這些禍事，如真能改前非，聽他別時良言，以對頭為人決無如此趕盡殺絕，可是此外傷科雖多，均無他好。正在為難，忽見刁福急匆匆奔將進來，驢夫不曾帶到，先聽眾人說，他近數日內常時偷偷回家，雖是天明必回，不曾誤事，到底違背當伙計的規矩。今早因乃妻膽小害怕，不令聲張，還不服氣，自往衙門去了好幾趟，不知是否洩露。正想此人性靈，行事冒失，因其人最忠實，易受利用，時常包容，但自己不在家，他便偷偷回看老娘，已非一次，說他老是憨笑，照樣不改。

昨夜失盜只他一人不曾在，雖然對頭厲害，多他一人也不相干，甚而冒失惹事，多生枝節，此風終不可長，須要罵他一頓，警戒下次，猛想起那驢夫生得短小精悍，正與對頭身材相同，頭上一頂護耳舊氈帽將臉遮住，黃昏黑暗，急於回家，也未看清面目，只覺腳底極快，跑了這長一段急路不喘一口氣，極為可疑，但是自己業已表示不與對頭為敵，如何稍見可疑便命人跟蹤？

又想將人帶來拷問，豈非言行不符，無意之中自露馬脚。再見刁福慌張神態，情知弄巧成拙，又有變故發生，做夢也未想到平日那麼好強好勝，倚老賣老，惟我獨尊，就這兩三日內竟鬧得連受幾次重創，丟人破財之事相繼發生，和鬥敗了的公雞一樣，非但不敢露出敵意，有苦只在心裡恨毒，連句話都不敢出口。

心氣一餒，人便軟了許多，故意笑問：「我因那驢夫跑得辛苦，回家心急，給錢太少，打算喊他回來多給他幾個，就便問他那驢是否肯賣，你怎去了這大一會？」

刁福指手畫腳氣憤憤道：「天底下真有這樣怪事，那驢夫走出不遠，眼看追上，因為喊他回來裝不聽見，心裡有氣，正想罵他，不料跑得太急，滑了一跤。我剛立起，猛覺頭頸裡吹了一口涼氣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昨夜來的那個怪人，一身漆黑，脅下還有雙翅，像是會飛神氣。」

「因聽大家說過，追的這一路雖是背街小巷，天黑不久，路上不斷有人來往，我也嚇了一跳。忽然想起昨夜來人正是這等形貌，冷不防就是一掃堂腿，想要將他擒回獻功。不知怎的一來，這廝並未見動，我這一腿竟會掃空，又跌了一跤狠的。恰巧東大街的米二官人城外打獵回來。」

「聽我一喊，立時趕來幫忙，他還同有一位王武師，比他本領更高，方想今天准可露臉，將這廝擒住，誰知我剛縱起，黑影一閃，人便到了房上，轉眼失蹤。那是兩所小房，一家還是我的鄰鄰，平日頗有交情，正想衝將進去搜索，這廝忽在前面出現，相隔十來家，不是這廝有心戲弄，出聲呼喚，又立在街燈下面還看不出，相隔這遠，竟不知他怎麼過去的。」

「米家打獵的兩隻大鷹原是關外得來的異種，他花百多銀子還有人情才買到，勇猛非常，尋常野兔山雞被它看見固是百發百中，便差一點的小獸也休想逃脫它那雙鷹爪，身也格外強大，經原主人苦心教練，據說遇見對頭放將起來，還可抓瞎人的眼睛。」

「他二人每位一隻架在臂上，一半似因那廝欺人太甚，想幫我忙，一半為了帶著鷹追行動不便，又聽我說這廝可惡，格殺勿論，想拿它試驗鷹爪是否能將人眼抓瞎，便將二鷹同時放起，人和我分成兩路追去。不料那廝竟似有心作對，先把人氣個夠再下殺手，並還專為收拾米二官人而來。」

「我們追到孟家荒園裡面，剛想起那裡地勢荒涼和昨夜眾人所說的厲害，人又落單，心裡有些發毛，先是接連兩聲鷹的慘叫，空中呼的一聲，似有兩點金星，一閃不見，跟著便見前途上山那面燈光晃動。本來天氣陰黑，全仗雪光反映，路雖可以看出，其滑無比，一不留神便要跌倒，發現怪人時離家又遠，怒火頭上，老想起師娘不許張揚的話，忘了喊人。」

「再說回家送信也來不及，幸有米二官人和王教師相助，先還以為便宜，等到越追越遠，覺著不妙，一則這廝欺人太甚，你如不追，他必現形引逗，那兩隻老鷹均是有名異種，比常鷹大一兩倍，生來夜眼，暗中視物如同白晝，飛出之後便不再見，竟未發現對頭蹤跡。」

「我請人家幫忙，自己先溜回來也不好看。米二官人又是火暴脾氣，非將這廝擒到不完。為那園地空曠，有兩處土山樹林，這廝老是忽隱忽現，時左時右，將他逗急。王教師兩次勸他回去，反而激怒，一面破口大罵，一面把人分成三路堵截搜索，並說這廝可惡，不管是賊非賊，拼著花一點錢也非要他的命不可。」

「方才分手以後，還曾聽他吹那口哨，催鷹抓人，忽然聲息全無。那燈光又是對頭所發，方才見過兩次，惟恐受人暗算，拿著王教師分我的一隻單刀悄悄掩將過去，燈光忽隱，以為又是故意引逗氣人，呆了一會人忽聽王教師喊我快去，聲急而低，我知他二位也都帶有千里火箭，但沒對頭的亮，先追敵時還曾用過，後便不見，既喊我去，為何不敢高聲？趕過一看，王教師剛把燈筒取出晃燃，米二官人臥在地上，一頭鮮血，身旁不遠橫著他那兩隻老鷹；業已腹裂而死。」

「我嚇了一大跳。後來才知他二人先是分路搜索，因王教師年紀較老，久在江湖，經歷得多，早就看出對頭是個勁敵，再三勸他事不關己，何苦樹敵生事，要他東家回去。無奈二官人好勝性暴，中途聽對方說話刻薄，動了真火，又想試驗那兩隻鷹的威力是否和賣主所說一樣，能夠臨陣對敵，突然飛出抓瞎對方眼睛，非但不聽，反而暴跳，罰咒定要將人擒到。」

「並因對頭說他如嫌人少怕死，可將家中打手一齊喊來，不必發急種種氣人的活，先令王教師和他分路搜索，追到當地。雙方先還呼應，後來和我一樣不聽聲息，便知不妙，喊了兩聲未應，忽聽空中老鷹慘叫，越發心驚，惟恐同受暗算，不敢亂喊，正在暗中發活招呼繞路尋去，忽聽前面地上忍痛低呼之聲，趕過一看，米二官人已被對頭打倒地上。」

「據說正走之間，先是兩聲離叫，跟著一股疾風帶著兩團金星由斜刺裡往頭上飛過，黑暗中也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，料知不是好相與，忙用手中兵器護著頭頂往旁縱避，已自無及，始而腰間一麻，人便不能動轉，同時空中便有兩團黑影帶著一蓬熱的腥兩當頭打下，正是那兩隻被敵人撕裂的心愛獵鷹，雨水便是鷹血，分明剛死便被甩下。」

「頭上一頂新皮帽被鷹爪鉤破，左臉上的皮肉也被划裂了兩條口子，當時心膽皆裂，勇氣全消，無奈這時還不能開口，只乾著急，心念才動，以為必死。」

「面前黑影一閃，怪人忽然出現，開口便說二官人平日霸佔婦女，倚勢欺人，花的雖是祖產，活了這大沒做過一件好事，平日又是那麼強橫霸道，倚仗上輩交情和朝中官親的勢力作惡多端，早就想要下手警戒。因其和別的惡霸不一樣，只知浪費敗家，不知收刮，終日養了一班無業游民擺闊行兇，欺壓良民。」

「如今田產已差不多賣光，只剩兩家大店舖支持這副空的場面，自己事情又忙，無暇及此，不料我不尋你，你來尋我，正好就便給你一個報應。如肯洗心革面，乖乖回去，將那些遊手好閒的惡徒分別遣散，養上三年傷還可活命。否則照我今日所點穴道，雖然少時不解自解，在此三年之內休說倚勢行兇，稍微用力便吐血而死。在此半月之內更連大聲說話俱有危險。」

「就這個我還是看在你那王教師的面上，因他做人鷹犬實是迫不得已，並非出於本心，又因窮途病倒，受你照應，接來家中，才得轉危為安，見你所用都是一班飯桶武師，方始留下。平日因你對他本領雖極敬重，為起惡來照樣不聽良言，只得釜底抽薪，暗中化解，使你少作許多孽，便是今日你如聽勸，早些回去，也不致上我的當，遭這報應。如不服氣，這裡有一紙條，看了自會明白。」

「說罷遞過一張上有幾行字跡并畫著一根短笛的紙條，將燈筒晃燃，令其照看。二官人不知怎的竟被嚇倒，一試已能開口，忙向那廝哀求，對方答說：我先將你放倒，等王教師喊來，把我說的話轉告，令其及早回鄉，休顧一時私惠，忘卻本來面目。我如不

因他有許多苦衷，今夜照樣也是對他不起。說完燈光立隱。

「因有土堆枯樹擋住，王教師快要近前方始發現，匆匆一說，便知內傷甚重。王教師本領甚高，前數年因受仇家暗算，傷還未愈，人又病倒在一小店之中，二官人恰由當地走過，聽人說起他的本領和與群賊動手敗中取勝經過，連忙趕去，接到家中，只差半日工夫不被賊黨仇殺，也必病死，因此感激。

「二官人性暴好色，以前常時霸佔良家妻女，全仗王教師苦口勸解，近年才未發生搶人之事，幾個最兇惡的黨羽也被連明帶暗警告打發。近年專喜打獵，地方上人少了許多事故，都是此人之功。他內外武功均極來得，經他週身撫摸查問，知道就此捧將回去還有不妥。先疑我也吃了大虧，對方又有不許張揚之言，試探著將我喊去，見我無事，連說好險，一面要我相助，由他輕輕將人捧起，再令我將頭捧住，不令絲毫搖動，穩步前進。走回一里多路，才遇見一個相識的人，推說打獵受傷，代他喊人用門板把二相公抬送回去。

「分手之後，我正越想越氣，離家已近，忽又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，回頭一看，正是那黑衣怪人。我想起師父常說硬的不行來軟的，明的不行來暗的，不能吃眼前虧，連米。王二位那大本領尚且不行，何況於我？手中的刀又還了人家，如何鬥他得過，打算用激將之法誘他來見師父。

「一面說我家有老娘，業已窮得快要討飯，前幾年全靠二相公的奶媽代向師娘求說，才蒙師父提拔，收到門下。因我拜師年淺，人又太笨，始終是個小伙計，巴結不上去，你何必和我這個苦哈哈作對？真是好的，請到我家和我師父談上一會，休看他老人家那大名望，對你這樣有本領的江湖朋友照例遠接高迎。就是對頭，既蒙光降，來者是客，明人不作暗事，也要約好日期，大家心明眼亮分個高下。

「我正背讀師父平日所說那些話，還未說完，他已開口攔道：你這渾人不要說了，你師父我已見過好幾次了，方才還借了別人的驢子送他回家，他老是對面裝不相識，我怎好意思勉強他呢！實不相瞞，不是昨夜拿了你的銀子，我還不會來呢。你對他說，口是心非的話全沒用處，他要我給他日期，約人尋我一分高下，再妙沒有。我還給他一個便宜，在他所說日期以內，無論尋誰決不暗中作梗。

「如其先想見我一面，三日之後可去大明湖旁柳泉居酒茶館中相待，必能見到。不過他的目力不濟，只會尋那身材矮小的人，莫要對面不說，疑心生暗鬼，誤認旁人，卻莫怪我開他玩笑。還有一件，他只不到處張揚，和老百姓作對，除非自尋煩惱那是無法，否則無故決不尋他晦氣。

「他在狗官那裡所得四百兩銀子，還有一百兩帶回去，必須照我昨日所說備好罰款。他和畢貴共是八百兩銀子一家，畢家的今夜明早定必備齊，念在他妻還曉事，我已免去加利。你師父卻是不然，晚一天加一成，十天為止，分文不能短少。如不照辦，便是犯我的法，此與方才訂約之言不同，不能混為一談，言明在先。幫手只管約請，只能將我擒住，或是打敗，還他十倍都可，目前卻無絲毫商量。

「還有他那寶貝兒子自尋死路，想要暗算，為我掌風掃中，受了內傷，急速往尋內家名手醫治，還能多活幾年，像陳玉庭那樣想要醫好恐非容易。此非尋常掌風，所傷又是肝肺要害，必須和我差不多的人，還要有藥，才好得快，否則越來越重，短命更快。說完轉身要走。

「我想，救人要緊，打算好言求告。他說這次出來雖然打定主意，不是萬不得已決不傷人，但像你師父這樣的人死不足惜，何況自尋死路，並非是心傷人，多說無用。如換旁人，昨夜就不親自下手，也必將藥留下了。我雖氣極，拿他無法，知其不會傷我，還想暗中尾隨，看他走往何處，哪知跟了不過十來丈，眼看人已轉往前面小街，忽然又在身後出現，說他會變會飛，想要跟蹤毫無用處，莫要自找苦吃，你師父正在急等回信，還不快滾！我看出他神情不善，不敢再和他強，剛一轉身，人便變成一隻大黑鳥騰空飛走。」

三元一直細心靜聽，不許子女插口，聽完轉問：「大鳥如何變法，可曾眼見？」

刁福答說：「當地原有一盞街燈，變時我剛轉身，因聽大鳥騰撲展翅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就這連前帶後略一轉側，至多兩三句話的工夫，人已不見，三處街燈昏光影裡突然飛起一隻大鳥，向空飛去。這類大鳥如由地上起飛本較費事，何況街巷不寬。此鳥兩翅好似還未完全展開，業已將路遮滿，竟會快得那麼出奇。

「我舉步回走時還曾見人立在街燈之下，等到聞聲回顧，人便化鳥飛起，略一騰撲，兩翅微一收合，便和箭一般向上斜射，晃眼高出房頂，兩翅全張，再一舒展便騰空而去。眼看那雙金光明亮的怪眼由大而小，射向空中，由酒杯大兩團變成兩點金豆，流星飛射竄到暗雲裡去，一閃不見。

「兩翼風力大得嚇人，呼的一聲由我頭上斜飛過去，差一點立足不穩，被它扇倒。昨夜人都說他不是妖怪也會邪法，我還不信，今日眼見果然是真。他臨去還說，所有的話都要帶到，否則師父和我均有不利。方始照實稟告，還望師父不要見怪。」

三元強忍悲憤愁急，略一尋思，忽然起立，走向院中，拱手朝上苦笑道：「大俠影無雙，我對閣下佩服已極，信與不信在你，我必遵你吩咐，不過打架不惱助拳的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不該連累家屬，就說我那犬子對你冒犯，但是他們事前不知來者是誰，閣下又是孤身一人夜間光降。

「承你不棄，代我散財消災，就算我那些錢都是在公門中造孽而來，自來善財難捨，他由夢中驚醒，一時糊塗，不知利害，聽說閣下拿走許多財物，將眾人逼住，嚇倒他的娘，當面欺凌、辱罵他的父母，稍微有點血性的漢子也難免於懷恨，何況年幼無知，自然冒失。

「日久自見人心，不是逼得無路終可看出真假，至多十日之內，不管畢貴如何，我必先將班頭辭去，你要的銀子也必如期奉上，哪怕向人求告借貸，決不短少分文，只望念在犬子一時無知，情有可原，能夠今夜容我拜見，固是樣樣聽命，決不敢抗。否則也請指點一條明路，賞賜一包傷藥，免其一個年輕漢子就此葬送，請閣下高抬貴手如何？」

說了兩遍沒有回音，料知敵人已走，否則這等說法雖是面面俱到，可伸可縮，對頭那樣自恃好勝的人決無不答之禮，白費了一些口舌，還當著全家人徒黨丟人，再想到所失財物，只管暗中咬牙切齒，心裡恨毒，還要防到敵人萬一未走，或是留有餘黨，稍有不合又吃苦頭，不敢露在外面，只得垂頭喪氣，勉強安慰眾人，禁止向外張揚，另外再說一些日內辭差的假話，然後輕腳輕手走到房內。

恰巧伍氏由昏迷中驚醒，見了丈夫自更撒嬌，剛要開口咒罵，便被三元暗中示意止住，再一想起昨夜經過，心膽皆寒，看出丈夫也不是人家對手，所失財物已難取回，心裡一急，人又幾乎暈倒。

三元憐愛少妻，恐她添病，還不敢說出岳家失盜之事，聽她哭訴前情，又是心痛，又是愁急，一面還要設法延醫，去救兒子性命，敵人雖然可惡，所說決非虛假，否則便是自己多年經驗和所練本領，家中藏的傷藥也能醫治。方才仔細撫按察看，竟會束手無策，只和日裡一樣吃了一點安神定痛的藥，不敢冒失。請陳玉庭來醫，雖然話不好說，有些為難，敵人並還說他無用。

此老畢竟內行，相識人多，怎麼也能指點一條明路。好在照敵人口氣，只不公然和他作對，暫時不會有事發生。想到這裡，因醫生已來過兩次，救子心切，便向愛妻再三勸慰，請其保重，並說日內便要辭差，今夜還須出外借那八百銀子，準備影無雙來取，免你母子又受驚嚇。

伍氏自不願他離開，還在撒嬌，趙三元費了許多口舌，才將這四十多歲的老佳人哄睡。以借銀為名，囑咐好了徒弟子女，又向附近相識人家借來一匹快馬，往陳玉庭家趕去，準備討教之後歸途繞往畢家探詢，告以經過，表面仍是隱忍，並向本官告退，一面設法暗中警告，說飛賊如何厲害，非此做法不可，明言自己和畢貴業已吃了大虧、家產盡絕。

大老爺再不謹慎，這類不是人力所能抵敵的妖賊怪人一旦觸怒，還要激出大變。我二人平日人緣名望和辦案的本領大老爺終有一點耳聞，幾時見到這樣膽怯驚慌，實在扎手，不敢稍微疏忽等語。本官人甚明白，一見即知，不過事前必須萬分謹秘，絲毫洩漏不得。

一路盤算，並想由東路上這些能手，何人有此本領，能與此賊為敵。馬行甚急，業已走到陳家門外。見門緊閉，猛想起老頭子晚年納福，又喜練功，治家嚴肅，雖是財主，一向早睡早起，輩份又高，一班朋友都知他的性情習慣，極少深夜驚動。偶有久不相見的好友路過來訪，或是專心拜望，除非真有急事，照例也由他的兒子門人代為接待，明日再行相見。

因其口直心快，本領高強，公私兩面均有勢力，家中富有，慷慨大方，最喜幫人的忙，來的人就當時無事求他，以前多少受過幫助，至不濟也送過川資厚禮，加上多少年來的習慣，非但無人怪他性傲慢客，反而說他俠義誠懇，沒有虛假，連江湖朋友和當地紳商全都傳為美談。

休說平日，便是前夜飛賊影無雙留刀寄東，二次現身送回帽花，將刀取走，前後鬧了兩次，聚有滿堂賓客，照樣也是剛交二更人便辭去。此時天過三更，比前夜更晚，連他練夜功的時候都已過去，來時橋上遙望，這大一片房屋園林沒見到一點燈光映照，分明人已早睡，怎好意思驚動？

三元先頗為難，暗怪粗心，悔不早來，繼一想此人雖是紳士，人最四海，我到別的縉紳人家，凡有功名中人在座，哪怕是個秀才酸丁，都要知趣迴避。惟獨到他這裡，無論來人是何出身，一體款待。誰要自高身價，表示不快，便與絕交。是到這裡來的讀書人均知他的脾氣，向無貴賤之分，人又公正謙和，以身作則，慷慨好施，有求必應，不像別的富家淨說好聽話，一毛不拔。

誰也不願斷這一條好路，就是酸氣重一點的讀書君子至多設法避開，另坐一桌，決不敢稍露辭色。自己也極知趣，遇到真正請有世家大族中的紳士早就迴避，托詞走開，就這樣，一班自命高貴的厭物還說閒話。如非交了這位朋友，連出遠門都有照應，實在不捨放棄，幾乎不與交往。

其實，玉庭交我二人多一半還是為了好名喜事心盛，覺著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，府縣官不時更換，三班六房中人卻是常在地頭蛇，呼應起來方便得多，有時本官人情還未交派下來，犯人業已得到照應，救了朋友，還有面子，就是於理有虧，不免受到官刑，官府再犯書呆子脾氣，不賣情面，他至多不准人情，想給犯人多吃苦頭決辦不到，連應受的罪孽均可因他一言而免。

他的名聲越來越大，人緣越來越好，最重要便是心思周密，事無大小樣樣想到防到，都安得有人，一呼即至之故。雖然老頭子從不仗他財勢偏向犯人，以曲為直，只要請托到他那裡，有理的不必說非救出不可，無理的也必免掉許多例外的罪孽。

這一類事甚多，雖然刑名錢穀兩面他都有人，班房的人更是仰他鼻息，但這一等人就是對方沒有門第之見，也不配做他座客，本人也必不敢高攀，除卻見面打千，諾諾連聲，決不敢說個不字。全仗上輩遺留的老交情，昔年又曾同過幾天師門，這才拉成平等之交。

因其交友太雜，三教九流無所不包，用人之事最多，他一面好名喜事，又恐招搖，遇到不相干的小事大都不托本官，專托下面，所以自己雖然拿過他不少酬勞，他也簡直成了全班房中的一個財源，到底代他出過不少的力，並無一次違背他的心意。今當危難關頭，師門交誼暫且不論，就憑他跑腿辦事這一點難得驚動一次，想也不好意思拒絕。

念頭一轉，剛鼓起勇氣，待要下馬叩門，忽見裡面燈光一閃，門已大開，出來一個少年，正是玉庭最心愛的徒弟雪花刀楊天壽，知其少年老成，精明強幹，深夜開門必有原故，莫要又和那日一樣，主人已先得信，正要開口，對方已先舉手請進，引往外院眾門人待客的大廳裡面，隨有下人送上煙茶。

看出前院漆黑，人都睡熟，下人只得一個，也似剛被喊起，心方奇怪，楊天壽已將炕桌上預先寫好的一封信連同一包傷藥遞過，笑說：「家師臨睡以前交我一信，並說昨日感冒未愈，趙班頭來早還可相見，如來大遲恐已服藥安睡，令我轉交。老班頭看完此信自會明白。」

「我本不知何事，等到三更過後人有點倦，但知家師向無虛言，剛剛和衣臥倒，這位異人便在窗外將我喊醒，說你騎馬來就來，我連忙追出，人已不見，聽那口氣還不甚壞，這包藥也他所留，上有服法，病人吃了下去至少保得一半平安，如再尋到內行醫治，靜養三月便可復原。」

「他明知你口不應心，何以如此，全是畢班頭之妻悔過心切，所以感動，覺著多惡的人也有醒悟之時，故此不問真假，先將此藥留下，如能洗心革面，真個辭差，從此不再欺壓善良，也並非沒有活路等語。我雖不知真意如何，但這包藥關係重要，天已不早，請快回府去吧。」

三元業已把信看完，大意是說，翼人影無雙劍俠中人，趙柱已為內家罡氣所傷，非真有功力的內行不能醫治。玉庭自己無此能力，方才影無雙命人送信，得知此事，十分代他愁急，無奈愛莫能助，最好能照那日所說去做，遇事想開一點，或者可以無事，忠言止此，還望三思等語。

三元何等陰險，看出就是自己樣樣服低，所失財產仍是休想取回。玉庭語意又極嚴重，急得心裡亂抖，一句話也不敢說，想了一想忽然起立，朝著院中拱手說道：「多謝大俠盛意，我必照辦，日久見人心，多說無用，你老將來自知分曉。」

隨向楊天壽告辭，並請代向玉庭致謝，到了門口又說：「我真慚愧，還比不上畢家弟妹，一樣服低悔過，何以不肯信我，我真想到他那裡打聽一下應該如何說法才好呢。」

說完，偷窺楊天壽只是微笑，一言不發，料知自家心事已被對頭看破，玉庭師徒也都得知，掩飾無用，心中越發愧恨，自覺無趣，只得作別起身，匆匆上馬。暗忖：對頭這樣人物，暗殺個把人易如反掌，決不會再用什麼陰謀，何況又由玉庭的手轉交，這包傷藥定必靈效。

上面寫明天明之後空腹服下，還要用人扶了走動些時，等到出汗才能臥倒。現在離天明尚早，索性去往畢家走上一趟，看他夫妻鬧的什鬼。這婆娘也真能耐，對頭那麼精明竟被哄信，先疑陳文出外代他約人，後來路遇，並無形跡，濟南府的能手十九相識，多半均被對頭嚇倒，就請人家也和玉庭一樣不會出手，如說外面約人，決不會當日就打來回。

陳文雖然全部假裝，辭色可疑，請人的事明已料錯。這婆娘昔年原是一個有名女飛賊，外號飛來鳳，又叫桃花三娘子，相識的人最多，昔年兩次大盜案都她暗中獻底才得破獲，莫要城關內外還有什麼能手隱姓埋名在此匿跡，和她暗有來往，可以約出相助。

自己和畢貴同道弟兄，他還是個副手，如被瞞過，丟下自己獨自成功，借著事關機密為由，眼看對方成名，還不能怪他不講義氣，吃了啞巴苦，說不出來。同時想起馬翠鳳雖是婦女，機警深沉，狡猾無比，如非看準一發必中決不輕舉。前兩次大盜案早就看出她的本領心計，不由又加上一層妒念，越想越氣。如非和影無雙仇恨太深，人又穩練，幾乎想給畢氏夫婦叫破，鬧個大家都吃不成才對心思。

轉念一想，此時大家都在破船上面，理應同舟共濟，如何忘了傾家蕩產之仇，先鬧窩裡反。何況這婆娘日裡先就暗示，打我招呼，不過事情機密，不便明言。她如全數隱瞞，只在暗中下手，直到成功方始說出，又當如何？我平日不是這樣量淺的人，今夜為何浮躁起來？莫非真個為了損失太大，連人都反常不成？

對頭這樣扎手，心情再要一亂，如何能夠辦事、心裡一急，連忙把氣沉住，稍微冷靜，盤算好了主意，再裝出神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婆娘最是貪財，丟的財物比我還大，竟想得開，不知是何原故？我早不想吃這碗公門飯，偏被本官留住，如今鬧得傾家蕩產，實在冤枉。」

「現已決計告退，不知所失財物這位影大爺能否給我留點棺材本？要是辭了差還不肯放鬆，那才糟呢。我先往畢家打聽打聽，既不想乾，便越快越好，早點告退，落個一身輕，索性往外面去避上幾月風頭，免得事情鬧大，本官尋找，不答應他還要連累家屬

一同坐牢，才更冤呢。」

三元原是故意做作，先把馬放慢，獨個兒搗鬼，念念叨叨，裝著又心痛錢，又怕強敵，左右兩難，樣樣願意，最後再裝不是對手，決計辭差，去尋畢氏夫妻商量告退方法，一面暗中留意，見街上冷悄悄的，為了夜深風寒，天氣太冷，連打更的都未遇到一個，偶然聽得兩處梆聲由街口破屋更棚中傳出，聲都發啞，明明更夫怕冷，縮在屋裡敷衍故事。

心中暗罵：「奶奶的，難怪飛賊橫行，此時街上靜得一個人都沒有，蹄聲這響，這些狗娘養的更夫連頭都不探一探，真個氣人。你們多留點心，我們就不省事，也多一點耳目，偏是這懶。不過事也難怪，他們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，官家又沒有口糧，全憑鋪戶人家三節婚喪喜慶的賞號和平日所給殘羹冷飯勉強度日。

「這樣冷天，我從頭到腳都是皮棉包裹，尚且手凍足僵，如非戴有厚棉風帽，連氣都透不轉，他們穿得那樣單薄，就肯賣命，這冷也經不住。何況這些老弱孤窮，風都吹得倒的更夫，見了飛賊也是無可如何，就出來有什麼用呢？」

三元心正胡思亂想，猛瞥見接連三四條黑影在前面轉角上閃過，料知對頭跟將下來，並還不止一人。如在平日，三元早已催馬上前，拔刀動手，一則自知不敵，事前打好主意，非但表面服低，夜裡孤身出面，連兵刃暗器均未攜帶。又見對方人多，就眼前所見已三四個，也許前面還有同黨，業已馳過，身後也有跟來都在意中，可見對方人多勢眾，日裡料得一點不差，弄巧還不止那七個號稱義商的飛賊大盜，如真孤身一人，怎麼辦出這許多大事？

他便神仙鬼怪也顧不過來。這麼多的勁敵，且喜今夜不曾冒失，就是當面遇上，手無寸鐵，便是悔過明證，憑自己一張嘴也可過去。想到這裡，索性把馬放慢，以示不肯跟蹤，也未回顧。相隔畢家還有兩里多路，正想照今夜對頭送藥情景和所說口氣，還是希望自己能夠服低告退，不與為敵，免得張揚出去礙他的事，遇上決不妨事。

如有惡意，他這樣多的人，來路途中已早下手，怎會沒有動靜？同時遙聞轅門鼓響，天已四更，猛想起對頭所走也是畢家一面，聽說影無雙每次出手都在人家晚飯前後，只自己和畢家來得最晚，也只二更到三更的光景，此時成群飛馳必有原因，莫要上了那婆娘的當，前往入網，自己被人瞞住還不曉得。

心中一驚，口說：「只顧亂想心事，天已四更，還要趕回給病人吃藥呢。」口裡說著假話，一拎轡頭，兩腿微夾，馬便如飛往前馳去。

兩里來路轉眼趕到，遙望畢家後院燈光隱隱上映，越料雙方業已對面，不是尊若上賓，假意款待，便是暗中伏得有人，設有一網打盡的陰謀毒計，忙將馬頭一偏，向右側面小巷後門中走進，馬也勒住，輕輕掩到後門外面，將馬係在石椿之上。待要叩門，忽聽裡面兵刃相接，金鐵交鳴，打得甚急，料知陰謀已被敵人識破，動起手來，覺著進也不好，退也不好。

主人如佔上風，現成功勞不搶固是冤枉，這類強敵如為所敗，決非對手，豈不更糟？正在舉棋不定，忽又聽出裡面動手人多，少說也有十好幾個，並還旗鼓相當，隱聞畢氏夫婦呼喝之聲，并無敗意，斷定請有能手相助，心已躍躍欲試。轉眼一想，自己並未帶有兵器，分明兩面均可占住，主人如勝，打落水狗，主人如敗，還可向敵討好，將來另打主意。

剛忍不住，匆匆捲起皮袍，紮好腰帶，往屋頂上竄去，忽聽屋脊後面有人低聲笑說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

三元本打定不看準不下手的主意，聽出耳音頗熟，知道房上還藏有強敵，下面勝敗尚自難料，越發不敢冒失，故意說道：「他們夫妻日裡還在勸我服輸，及早告退，如何深夜之間動起手來？」

同時定睛側顧，房脊後面一條黑影已箭一般朝側竄去，也不知是一是二，身法快極，一閃無蹤。上來聽出房後有人，沒顧到留意正面，等到黑影不見，再往後院一看，敵我雙方竟有十五六人之多，畢氏夫婦均以全力與敵拼命。

院落本大，另外幾對打得更急，內有兩個好手都是以一敵三，急切間也分不出誰是敵友。兩面廊上點滿燈籠，另外還有幾個伙計一手拿著兵器，一手拿著火把，雙方都是啞鬥，除馬翠鳳偶然呼喝兩聲而外，無一發話。

這班人的本領無一尋常，內一老頭本領更高，看神氣分明主人早就知道對頭要來，有了準備。心正不解，內中一個身穿黑色夜行衣的敵人好似受傷，忽往自己這面屋上逃來，馬翠鳳大喝：「莫放此賊逃走！」抽空揚手就是一鏢，那賊「嘍呀」一聲幾乎立腳不住，連屋瓦也被踏碎了好幾塊。

三元這才看出逃的是敵人一面，同時瞥見院中又有一人打敗，被對方踢翻在地，正舉刀要斫，吃馬翠鳳趕將過去一刀架住，那人便就地一滾，竄往階沿之上，才得保命。跟著便有一人縱過，將馬翠鳳的敵人擋住，這班人除畢氏夫妻而外，十九穿著夜行衣靠，打得十分猛烈，業已成了混戰，急切間也不知如何是好。